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三十三

明 陸深 撰

經筵講章

嘉靖七年九月十二日經筵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

物惟德其物

這是周書旅獒篇召公戒武王的說話明王是明哲的君慎觧做謹四夷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賔是臣服的意思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昭示也展親是益厚其親的意思不易物不敢輕易其物也昔周之武王旣克商適西旅獻獒名公猶以為非所當受故作此一篇書說道那明哲之王能慎其德故凡一取一與一喜一好無不致謹所以四方夷人聞之皆來賔服雖遠在萬里之遥

近在封疆之外各以其方土所生的物來獻無一處不到然其所獻者乃是可為衣服可以飯食可供器用的並無奇玩異物若是那奇玩異物便能喪志所以不許他充獻獻亦不受他的此之謂明王慎德也明王既得貢獻乃昭示其德之所致頒賜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服亦效職貢寶玉重器則分賜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親之道如此則是明王以德為物而不以物為物所以受之者但見其德而不見其物矣故說道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臣竊觀此章之旨要在慎德一言蓋言人君於此貢賜一事有德則謂之受方作福無德則謂之瀆貨斂財有德則人皆感恩圖報無德則人亦不懐其惠矣恭惟皇上敬一慎修勤民寡欲自臨御以來不寶異物不畜珍玩四方賦入惟充經費鷹犬狗馬之署盡行罷遣其慎德之至同符周武嘉靖般邦二三師保時進召公之訓戒誠千載一時也方且睦親柔遠諸藩賜予則有寶册冠服之儀皆萬金為貺持節之使

踵接于途諸夷朝賀則有綵帛金楮之賚皆滿載而歸款附之來歲無虛日所以同姓異姓飽德感恩可謂一芥重於九鼎矣雖然天子以天下之財公天下之用要有深仁厚澤以為祈天永命之道且如車服以命有德弓旌以禮遺才賑發以活窮困爵土以待武功皆所謂德物也伏惟聖明加惠

嘉靖七年十月初二日經筵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

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這是離婁篇記孟子與儲子問答之言以見人性皆同的意思儲子是齊人瞯竊視也儲子一日告於孟子說道齊王素知夫子之道德而未能測識其淺深故使人私竊窺視以為容貌辭氣動靜作止之間果有異於常人否乎孟子遂荅他說道我猶人也不過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禀天地之氣以成形豈有以異於人哉非惟我與人同雖古之聖人亦莫不與人同且如唐之帝

堯贊其聖則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虞之帝舜論其德則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即而觀之氣體形色亦猶人耳何嘗異於人哉孟子之言平易切近如此齊王聞之亦可以自諭矣臣竊觀此章所記一以見齊王之於孟子蓋有尊敬之心特無真切之見一以見孟子之在當時嘗懷行道之心不為過高之論至於堯舜與人同之一言尤見心學之要他日嘗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至論之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夫

同具口體同有言服而其所以為堯舜者乃在於此恭惟皇上真堯舜之主法言法服莫不尊親邇者制雲龍之劄諭創忠靖之衣冠其所以禮遇臣鄰者真有感孚契合之妙而無窺瞷覘視之勞區區臣愚目見而躬逢者過於孟軻遠矣豈勝榮願

嘉靖八年三月初二日經筵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這是孟子與萬章之徒辨論聖賢出處去就的道理割烹今之庖厨是也要是求否不然之詞有莘國名駟是四匹介與草芥之芥同言甚少也萬章問於孟子説道世人皆言伊尹身親宰割烹調之役以干求於湯而後得政此事果有之乎孟子荅他説道否不然言無此事

既曰否又曰不然者深著彼説之非也孟子既非世人之言乃遂言伊尹之道伊尹當夏之末造商之未興退而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堯舜之道何如以精一執中之傳致雍熙太和之治咏於詩載於書者伊尹皆有以歆慕而愛樂之矣自得若此外慕必輕故凡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與之以天下之禄不肯一看雖繫之以千駟之馬也不肯一看其大者如此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是一介不肯與人雖是一介也不肯取於人

其小者又如此夫伊尹之道嚴於辭受取與之間無大無小一以道義而不茍如此豈肯以割烹要湯爲哉臣按史記所書伊尹負鼎一事實出於戰國之流言此是司馬遷不學之過耳蓋戰國之人溺志於功名游說之間以捷出於富貴利達之境故爲此論不過蠱惑一時之聽以求便一已之私耳殊不知聖賢道義之方其待身也甚重其取人也以身考之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由是觀之湯之得尹尹之遇

湯夫豈偶然之故哉恭惟皇上不邇聲色旁求俊彥懋昭大德蓋已視成湯為無愧矣至於任相之道進賢之方皆取諸身則又等成湯而上之故自臨馭以來風動化行士大夫之間取與甚辨道義日重而爵祿為輕矣一德享天之效端有望於今日

已上講章三首先公為祭酒輪講時撰進

内閣副本輔臣以例詳定首尚書一章出

少師楊文襄公一清次孟子二篇出少師

張文忠公孚敬及少保桂文襄公萼獨援史記論伊尹負鼎一闕謂戰國之人溺志於功名闕之間以捷出於富貴利達之闕尹之遇湯夫豈偶然

按此一段桂文襄公悉抹去先公以為不慊本旨遂於講畢面奏語載公年譜中今詳定真稿俱藏於家而登集則依原撰以示子孫

國學講章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這是中庸第二十九章亦言人道以終上章居上不驕之說君子是指那王天下者而言既居天子之位又有聖人之德故凡動作必能盡善盡美世世天下皆以為法則而不能違所謂聲為律身為度者是已措諸躬行

是為法行天下後世便以為法度如規矩之為方圓也形諸言論是為法言天下後世便以為準則如準繩之為平直也遠近以地言若要荒之外四海之際這是遠者仰其制作之善皆有企想親就之意特以無階而可達孰不有望乎所謂戴之為元后者是已若其近在輦轂之下幾甸之間親承制作之善鼓舞涵育之餘皆惟日而不足孰敢有厭乎所謂親之如父母者是已夫君子之所以臻此者由其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

以盡道體之細故能率天命之性以為脩道之教耳豈有所襲取强為於其間哉雖然君天下者尚賴於學如此況其下者乎爾諸生來遊太學沐浴至教當天下一統之時際列聖作人之效果能從事於存心致知之學而有得焉他日列有職位陟居人上庶幾不驕以至寡過豈非同文之化哉尚相與勉之

策問

國學策問五首

問明體所以適用故曰體用一源或者倡為有體無用之說果然與夫學術所以立體功業所以致用又似不同與三代而下惟宋室人才最盛韓范富歐並有功業周程張朱俱稱學術無容議矣豈有功業者或未究於學術而有學術者功業顧未盡耶請究體用之說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信斯言也則安危之勢既殊而將相之任亦異不知身兼將相者又何人與試論將相之所以異同諸生異日或有當其寄者乎不

知以古之何人為法願毋讓

問賞善罰惡天子事也孔子作春秋借其權以行事論者謂徒託之空言不知空言果何補而至今存也迨宋朱子之作綱目論者謂以繼春秋之絕筆然於漢書莽大夫揚雄死於晉書徵士陶潛卒固賞罰之事與不知於春秋之旨同乎異乎請著於篇用覲所蘊

問學術之正莫有過于濂洛關閩四家者果有次第與抑因其時之先後而為言爾先儒推程氏之學直繼孟

子豈濂溪不得與於斯耶關中學者特尊横渠及夫東見二程乃有臯比之徹至於西銘之作孟子以後未見豈洛學未之或先也惟我文公倡道考亭以繼諸子說者乃謂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則又踰孟子而上之將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其淺深之間正諸士據依之地明以告我

問古稱備邊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上策者何代得之其策果何如也試舉而論之并論

周秦闕之所以優劣者今之京師逼近諸邊烽火告警無歲無之不知古之策有可通於今抑今之制禦或不可盡泥於古諸生抑亦有自得者竊願聞焉

山西策問八首

壽陽

問文武一道古也後世分而為二何耶三代而下稱漢唐文武全才可指而數與唐之太宗亦可謂文武之主矣與自晉陽其流風猶有存者與說者謂唐文三變唐

兵三變又何其多岐也有變而之善有變而之不善何

與諸生試著于篇

盂縣

問盜賊之興皆有所由自古弭盜之道不過曰撫曰勦二端而已一於撫與將至於廢法一於勦與或至於傷恩然則如何而後可昔人固有帯牛佩犢之勸亦有絲線縫裙之機不知果有得於撫勦之法與近者盂縣小警由於盜鑛然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帝王之盛德也不

有封禁則天地之氣或泄而招致之禍　虞於此何道以處之諸生盍人也願以告我

忻州

問郭子儀之將功冠平仲之相業亦唐宋之冠冕也闕與評隲之可乎夫謙沖不伐善處魚李之間闕不優於相業與器量鎮定決策澶淵之役固亦長於將畧也豈全才者自優於用耶人皆議其窮奢極欲又何與將務大者固不矜細也夫僭奢敗度小人處富貴者之

所為而謂二公為之乎至今有藉為口實以濟其私者作俑之禍君子所痛也諸生盍論之以觀自待

崞縣

問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四人皆後代之大儒也其學術之優劣先儒亦既有定論矣試舉而評之顧因舊聞以驗新得毋泛毋畧

代州

問昔賈誼三表五餌之説議者謂之為踈後來和親歲

闕往往祖其術而用之郭欽江統徙戎之論當闕固難耶
見信既而劉石亂華其言無一不驗豈慮闕黠如劉元
方今真保之間安挿降人歲久漸蕃闕
海者而後可以嘯呼也密邇闕能不為之過慮西北
二邊歲被兵患朝廷闕下之力為備邇者卒伍單弱
餉饋空虛萬一闕深入抑亦可為寒心鴈門雲中介
乎兩間有闕士經心久矣必有善終之策願聞之

繁峙

問曾點浴沂風雩與明道吟風弄月茂叔庭草不除與子厚驢鳴自適皆有道者之事諸生試形容之

五臺

問儒先有言科目不足以得人果然否與其謂明經止於一藝不足深探聖人之旨然則聖人之旨舍經安求哉其謂賢良止於對策非有直言極諫之實然則直言極諫者豈有外文字耶我朝設科貢兩途以取士諸生必由此出今日之所學他日之所用者安在盍各言之

定襄

問闕科無善政賑饑無奇策信斯言也固將坐視其闕不知黄紙所蠲如何而民受實惠青州之政闕可舉而行與山西災荒極矣予行忻代間數百里愀然在目伊欲免賦與則祿米日增邊關歲闕為告急伊欲賑濟與則倉廩空虚謀斷互異闕彌文於民何如也漢室半租之賜宋儒社倉之法抑不知可復舉乎否也諸生其昌言之將以聞于當道

儼山集卷三十三

儼山集卷三十四

明　陸深　撰

議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臣謹按祭祀之義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藴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

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則福焉類則歆焉靈則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為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

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蓁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假借故

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知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况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瑄實名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

謚至以較量朱子之門人高弟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也如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有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有曰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教侑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制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為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

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徒以籩豆祼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辯

崧宅辯

名名實實以彰道也作崧宅辯辯曰崧宅非崧宅也記地者蓋疑之疑之而未綜於實也曷從信哉予嘗遊焉九峯聯絡其前吳淞横亘其北襟以横泖帶以大盈地窪而土洳實松江之下流蓋一澤也有阜隆然相傳為晉袁崧宅遂以名予退而讀晉史史無崧傳附見於袁瓌傳中題曰山松云果即崧與則此非崧宅也崧家世非吳兹何以有宅按晉隆安四年崧以吳國内史來築

滬瀆壘明年孫恩陷扈瀆崧遇害史亦云然借曰有宅
又將弗暇矣或曰崧死國事吳人賢之因其所經比之
甘棠云是猶非也夫崧之死憐之可也人未必賢之也
吳之人尤未必賢之也何則崧受專城之寄不能為國
禦災捍患以有功德兹土頃焉知勇俱困受戮賊手計
當時因崧而死者非一人也人將無望之乎故晉史不
列之死事之傳蓋諱之也且二其名以識史家之深意
不然豈山松者又一人耶或曰崧之後就居于此故名

夫晉宋六代避諱特甚焉有子孫居其地而敢以祖父名之乎是又非也故凡言松者若崧子里之類皆因松以名非附名於崧也然則機雲以名山者亦盡非與曰是殆其鄉人之志而非陸氏後人之所為也夫機雲之死並非正命文章名世實惟鄉榮況陸氏於吳累世將相功德甚深惜才懐惠之人惓惓於山川桑梓者情也亦實也若崧者上豈得與諸陸伍下豈得與二俊班耶故曰崧宅非崧宅也舊本名松澤爾故今其地水先為

災文襄周公嘗欲經理之予蓋聞諸故老云

立心辯

君子之學始於為已終於成已非有待於外也有待于外非君子之學也君子之心亦以為吾何待於外哉自我學之自我成之自我得之而已矣故見於外也寧闇然而毋慕於的然其立心以為不若是是則外矣由外者何與於吾之損益哉誠使一鄉之人是之一州之人是之而天下之人舉是之吾之學其弗然與吾之心

其能安乎一鄉之人非之一州之人非之而天下之人舉非之吾之學其然與吾之心其有安乎君子之心求於安而已矣豈有待於外耶心之安吾遂之以成吾之安也心之不安吾去之亦以成吾之安也夫知吾之安之也而遂之內以自信外以自堅誠之立也知吾之不安之也而不去之內以欺已外以欺人僞之趨也誠則聖人矣僞將不為小人乎是皆原於立心之間也果有待於外哉夫自學者至於聖人其上不知凡幾等矣自

聖人至於小人其下亦不知凡幾等矣一誠一偽之間若是之懸絶吁可怪也蓋行吾之誠則日進由信而美由美而大其至聖人也何遠之有由吾之詐則日退蓋於此者恐其露於彼也飾於暫者恐其彰於久也反覆轉輾此心喪焉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域矣嗚呼成己者聖人也喪己者小人也曷為成己始乎為己也曷為

闕

為人也是故聖人之於小人誠偽辯之也闕

人以即乎聖人者在辯乎誠偽而已矣孰闕

於外哉

解

來鴈軒解

闕大夫之贄也軒大夫之居也凡鳥之陽屬闕時而識序焉惟鴈世之居室軒豁而爽朗者通謂之軒中書舍人顧君汝嘉長安之居有軒大司徒蒲汀李公為題之曰來鴈蓋紀瑞也瑞何以紀識不忘也所不忘者何君恩也君恩何可忘而又何取於鴈哉凡

動物皆有靈有靈斯有感有感斯有通有通斯有應應斯徵徵斯驗矣鳳能通夢於人而闕君恩會若先告者瑞孰大焉此來鳳軒之所以識闕惟我皇上中興以禮樂文章飾治功凡才能畢錄而奇特之士尤所眷任若汝嘉其一也嘉靖壬辰冬十月顯陵告成當有金石之製大書深刻以垂示永永於是少保禮部尚書夏公奉勅撰文特命汝嘉書篆蓋異數也於是汝嘉奉命惟謹窮日之力未辦乃宿顯靈之宮以畢命是夕四鼔汝

嘉夢縞衣者至卧側拱手語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覺而異之適家僮至報云夜四鼓有鴈一自天下止于中庭飲啄自如汝嘉益異之時江御史占之曰是汝嘉題名之兆而異日名位之所至品服所象也已而御筆親書汝嘉之名於碑且繫以新銜云夫六夢有占載在周禮而熊羆為男子之祥魚旐為豐登之瑞著於詩舊矣大抵天人一氣也顧其精誠之所會合者金石可開魚蟲為應而況於夢寐之間神明集焉易曰何思何慮此

之謂也若夫遲疾隱顯乃有數爾汝嘉勤於職事為今
上所信任一時交遊皆文墨典雅之士與其弟汝誠對
居長安聯鑣並轡雍雍後先斯於名軒之義皆有取焉
汝嘉淳誠人也天之所與必矣予特為解以祛世之惑
且以俟鴻服之至汝嘉尚懋之哉

儼山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三十八 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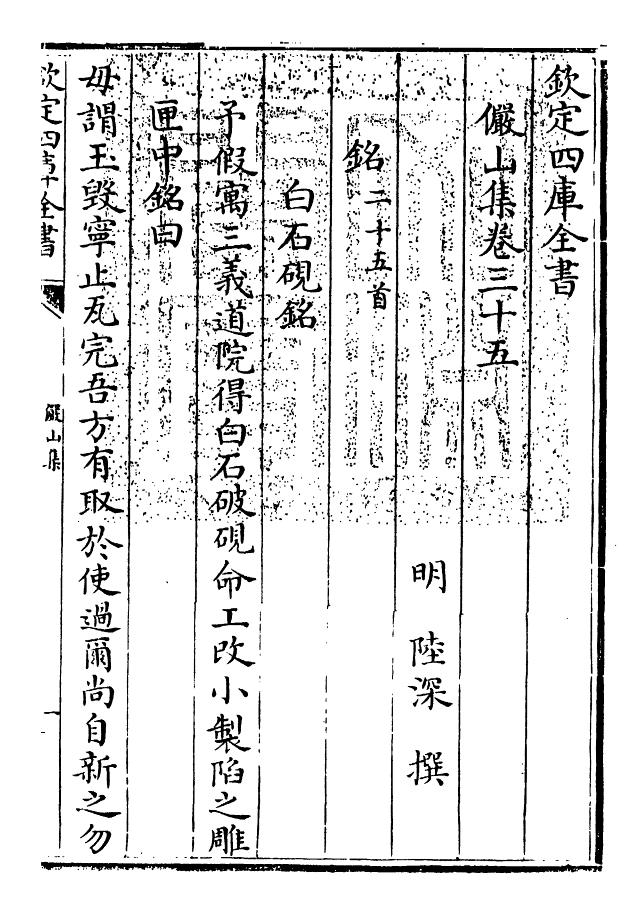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舉人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三十五

明 陸深 撰

銘二十五首

白石硯銘

予假寓三義道院得白石破硯命工改小製陷之雕

匣中銘曰

毋謂玉毀寧止瓦完吾方有取於使過爾尚自新之勿

難

疊碎石作小山具有澗坡巖壑之勝刻銘其崖

萬仞雖巍一簣攸始咫尺之間乃有千里叢桂招隱淮南邈矣漱石枕流子荆可起卓哉静壽為仁不已我銘斯徵兹道甚邇

綠雨樓銘

客有出安福巷者見岑樓突起有槐覆于北簷問曰此誰氏之居也應者曰松江陸子客乃紆轡訪焉及門主

人肅客而升隙光出入溶溶洩洩猥若積翡回溥衿佩涼爽霅潺若霡若霂望之可掇即之無物客曰美哉此槐之精也有似緑雨盍名其樓主人起謝曰善顧揮厥旨客曰夫本滋者末茂蓄豐者施廣昔人擇甘厚之壤蒔尺寸之萌孰不欲資其身詒厥子孫然非十年不用非百年不成亦難矣槐吾不知更若干主栽培灌溉之力不知閲若干歲至于子之身而有之庸非天定乎且緑蒼勝黄之間色木土之中氣雨天之澤而氣之和也

君子顧名思義以華國普施不亦可乎夫舍子其誰主人避席曰若是則吾豈敢然亦不敢不勗以塞子之望客曰夫木值秋則零非逆性也君子深藏若愚非貶行也草木榮枯以順令君子行藏以正命主人於是憮然若失瞿然若獲請客識之于壁客既敘其事復繫之銘銘曰

嘉樹嶷嶷安福之里有樓言言與厥樹峙誰其有之雲間陸氏古有哲士一衡一龍聯英闡葩光于家邦奕葉

承之載構載堂巋哉斯樓層城為屏西有玉泉山名東有觀星臺名仰瞻帝閣庶司在下屋瓦鱗次廣陌膴膴葺其上區以藏以修潛室素軒皆在斯樓名綠雨者厥掇其奇勿謂固弗培勿謂崇弗治平聲汝茂汝施我言如著

娛永堂銘

進士范君韶作堂於范光湖之上軒豁爽塏抱負陰陽取歡娛永日之義命曰娛永將以奉乃翁良沙先生堂成而翁適壽八十韶之志遂哉韶凡七舉進士有聲南

宮徧交當世名公卿思得鉅麗偉特之辭又以為斯堂永而樂與之者衆也韶之志遠哉按古之稱孝者二養志為大身養次之兼之者謂之備物若夫娛永之堂游耳目逸肢體有足多者而翁之志也喜文章尚禮義韶復成之是舉也不亦備哉韶於是乎能孝矣其友陸深為之銘以示永永

粵維先民觀象徵理上棟下宇奠厥攸處爰有堂搆啓之述之克諧人紀是曰孝慈伊其有作娛永之堂實維

范氏濵于范光范子之考范翁之居其中休休其外舒舒澤國所匯天水空洞歳事維新日晷有永志以適遂年以樂忘風斯引之而澤孔長翁來堂上櫂歌漁唱蒲荷鷗鳬近逺趨向翁有孫子亦有詩書以手提攜以口吹噓纚纚閭里衣冠杖屨憲德質疑周旋堂廡和明清夷翁寔備善乃勤人懐乃承天眷春酒登堂翁則楚楚夙日載陽景物容與翁既醉止朱顔素領斕斑滿庭或覬或請翁則撫之亦屢顧之有揚王庭以樹德基德基

維何黼黻雨露棟梁折衝取焉斯具孰啓之先譬彼流泉翁實決之以會百川惟桑與榆翳翳丘園駟馬高蓋以大其門惟皇霈恩章服有耀翁敬承之乃食厥報淮海攸鍾沃野千里有賁奎丈自天上下君子之澤君子之廬孰敢弗瞻有踧儼如惟德垂遠孝斯永世銘以介壽萬有千歲

井井亭銘

夫利成於人而功配兩儀者井是也且霖雨之潤雖洪

或無及於亢夏江河之浸雖博或不救於沍寒井則有恒焉有恒之道小而可大邇而可逺配厥兩儀孰曰不宜哉吳郡之西天平山之麓有井焉泒自白雲泉甘洌紺深故封編修吳公之所鑿也復亭其上以休役者榜曰井井人實惠之陸深銘其旁曰

天平峩峩靈泉所畜有亭翼翼臨於其麓爰覆厥井虛體淵光齊彼二儀燠寒甘涼伊其有俶自吳太史惟太史公厥德肖是澤流生人實恒實宏太史有作永觀厥

成倦者來休渴者來飲注瓶挹罌瀹髓烹飪朝井而西暮井而東衆享其利莫知其功功之不知厥功之崇我鑱斯銘庶永玆道式豐爾源勿以渫告

木和氏銘

昔卞和懷璧獻之楚王被刖者三至令人悲之自和氏廢而荊山之璞遂爲世大寶或謂和氏急於求售以速禍非不幸也夫和氏知矣用以自全顧不易易哉予重悲之嘉靖己丑秋八月謫南劒道武夷天日清霽極登

臨之勝既謁朱祠釋菜於五曲明日任生鍇復要為九曲之遊回舟焉有古木出於沙際泉噬水齧幻為人形俯首交臂抱一石當胷若有所獻然時從遊者姚雲丘雲霄程久中共諦觀之予太息曰此忠愛之化耶胡為乎來哉睨其下一足若蹺又類刖者因目之曰木和氏手為洗剔以付王羽士文賜藏之宫中表異也復系之銘曰

和氏懷寶或謂乃石三獻而刖爾僂爾媿我行遲遲不

索有獲知過何難銘以勸百

高嶺書院銘

今之高嶺古冠山也冠山有書院高嶺亦有之冠山以呂左丞思誠著高嶺則自孫太守朝用作也前有倡而後和基構琢鑿咸於教學有功不但一州之冠冕已也於是東海陸深刻銘其巔曰

穹山峻嶺以配人文峩峩冠山其上干雲豈曰藏副羅此典墳青青衿佩式歌釆芹孔顔雖遠大道日聞羮墻

有見慰我同羣梵宮琳館一何紛紜闢邪崇正自我孫
君

正齋銘

都諫俞君國昌作正齋友人陸深為之銘曰
渴不飲泉息而擇木毋謂小閑罔敢弗穆負扆以朝兩
觀斯戮秉德不回神明所福高齋抑抑恵山之東於皇
先訓配茲棟隆過焉必式君子之功蟻旋則折龍德乃
中曲房複閣以貯歌舞結綺臨春迷孌召侮陋巷稱賢

草廬頌武端居儼藏式是千古易云尚象書贊肯堂阜哉位置負陰面陽豈曰室邇用表萬方太史勒詞以銘勿忘

石涇銘 為陸方伯

夫物之至重者為石水之至清者為涇惟重也足以鎮廓廟惟清也足以别姸媸石涇之時義大矣哉陸深為製銘曰

沄沄石涇大江之東伊其有俶華亭啓封溔淼演漾襟

唉洞空民生既奠人思禹功有煋偉人靈淑所鍾配德
比業循名考同厲齒可漱洗耳何工霖雨津澤與上天
通江河淮濟式由地中千齡永譽百川攸宗

白石印池銘

若質維素爾用則朱尚毋紫奪而涅之緇

鐘硯銘為汪司業器之

確然就礱鳴以叩從斯文攸宗含垢有容以坦厥中庸
昭帝躬

筆屏銘

保障萬里卓立四山斂而用之在几案閒

几上廬山銘

予得此石於武寧谿谷中宛然雙瀑故道也因題曰

几上廬山刻銘其東崖曰

寰宇孤標匡廬雙瀑衲懐東海不有先淑小大之分伊其劖斵靜對一拳徧游五嶽

鼓枰銘

未齋宮諭徳成藝游出新意製鼓枰其友陸深為之銘曰

員象天方效地一動一靜以闡斯義爾木斵之爾革張之無所用心將鳴而攻之

洮河緑石硯銘

予得洮河緑石琢成硯銘其背曰

縝乎玉黰乎緑用斯郁郁儼乎君子若内足而不以汙墨辱惟不辱壞不速幾哉福

芙蓉洞銘

瞻蔦仰衡實惟隱映緊石與丁詎曰人境爾之始華氣澄秋艶爾之不華萬古常静常静常定以保爾正匪名之榮惟爾之命歳寒乃心水雲成性臨髙履危敢不益敬

硯銘　鄭壽
　　　啓範

文字之友毫楮為耦獨此最壽賦質近厚坦腹而受以茲故久知白含垢君子之守君子之有

小康山徑銘

治靳小康君子思大唐風無已詩人示戒悠悠泉石夙夜匪懈臨深履薄理欲作界理勝為樂從欲斯敗敢告壘卿顧諟所届

大象石銘

江之西海之東石為林桂成叢歌小山咏大風生有涯樂無窮

屏石銘二首

雲卧壁立仁壽爲徒可久可大以殿詒圖

二

完璧歸趙合劒于淵愼謀貴始後定者天

硯銘

陸氏之硯三世所珍用久而益奇質朴而無文古人所重者以德不以形歲在巳未贊者陸深

大理石屏銘

遠岫含雲平林過雨一屏盈尺中有萬里

玉華洞銘

山月如璧中天無雲人心朗然以顯斯文

醒酒石銘

昔以醒酒今以醒心難如蜀道勝比山陰

儼山集卷三十五

儼山集卷三十六

明 陸深 撰

引

知命集引

深以嘉靖十有二年春得江西右參政明年甲午冬十月有事浮梁之景德鎮望後四日聞陜西右布政之命又明年二月初旬為入關之役由京口濟江至維揚舍

舟從陸實廿有一日也曉徑蜀岡問之曰此維揚也而謂之蜀可乎有父老答之曰自此可以通蜀也予識之前此三日而四川左布政之命下矣從泗渡淮過宿適汴以三月四日抵大梁始獲報聞追數徵先為之歎息旋被部檄因改蜀裝遵黃河而西行成皐滎陽閒入咸陽問前朝城郭覿龍門伊闕三門七津思大禹之功度函谷上潼關觀中條太華之竒峻泰晉宦遊感念今昔乃歷長安畧咸陽道岐豐徵文武之遺化終南太白髙

切雲霞涉汧渭出襃斜東望漢中見淮陰拜將之臺徘徊定軍山下悲先主之業不終拜孔明祠堂而去比入五丁峽寔五月八日也山川偉麗之觀少償夙願而不知此身之遠邁也亦云幸矣因檢漫稿次第之題曰知命夫一定之謂命頗知之有蚕有不蚕爾時年五十九歲是歲六月朔書于梓州中江之分司

朝天詩引

右若干篇松郡士大夫之詩也嘉靖元年冬華亭侯聶

君文蔚為入覲之行是舉也盖古贈言也文蔚治華亭有善政故其詩有美有頌有願有祝有愛有慕有情有實有體夫被其惠則美形焉質其成則頌形焉冀其大則願形焉要其終則祝形焉思其去則愛形焉徯其來則慕形焉發於衷之謂情核於事之謂實明於國家之謂體是詩有焉邑士沈東聯而什之以屬序深受而終誦焉美哉渢渢乎其至理之音與夫上天將開理於世也必生賢才以擬之若或待焉其將寄斯人以理也必

設地望以處之若或試焉是故五臣之於唐虞尹旦之於殷周是已乃若以預擬之才用之於既試之後者是天也非人也厎憂勤之績以致熙皡之治者是人也非天也天相之人成之其致於理也必矣文蔚之華亭其殆試之乎今天子繼統將興唐虞三代之治華亭之政績固文蔚之所藉手以自獻者也由是而致理焉文蔚其將有不得而辭者乎故不知天之所為者非知也不盡人之所為者非仁也仁且知文蔚所以擬之者蓋亦

豫矣故於序是詩也復申之文蔚名豹永豐舊族少有重望舉丁丑進士精練明敏才無不宜治華亭再期其庶仁尤足稱云

海邦快覩詩引

莆田鄭侯令上海之三年會江南饑天子用大臣議發內帑賑上海以銀萬兩至侯捧而喜曰上之賜也吾民之命也自吾之領斯縣也一錢以上於民也不敢妄費已乃檢括諸庫得銀二千六百兩有奇自吾之社倉法

成也斂散之有羸已乃發穀之在濟農者幾四萬斛其在唐行者復得米二千五百斛有奇已乃集父老於庭諭之曰民病矣吾若父母也徒有憂焉不給是懼惟天子念遠民惟撫按賛之惟太守成之兹則有鏹有米有穀食費咸具吾之幸也抑亦吾之心也諸父老皆拜舞曰是我侯之惠也徐勞之曰非吾所及雖然凡惠在速其以即日從事榜於通衢曰遠近皆集環縣以聽又曰凡惠在均其以三鄉之民下下者撮其戸三萬四千餘

戶授銀三錢則又曰物析則寡其以吾民之强有力者任縻散則又曰凡物聚則壅其以地分處民之至者布而書之曰某鄉於此統以里老則又曰凡科擾者邀奪者論重罪整以僚吏由是煥若星布密若魚麗然後鼓以給之鐸以散之麾以進退之由是折若蟻封次若鴈序終事之頃幾日昃焉民欣欣然各滿所望探諸懷中得方函署曰戶某銀三錢人人無爽散穀法如之散米法亦如之觀者歎息所未有也皆以手加額曰斯政也

非侯之仁無以與此斯仁也非侯之才無以辨此諸生
唐敞目覩其事颺於衆曰下有急而上弗問者亂之積
也上有善而下弗知者薄之趨也或以養亂或以導薄
是焉取於理焉侯之理海也敦本阜俗鄉約具焉訓飭
勵戒課試嚴焉三年于兹善多矣惟是一舉也而數善
集焉凡我鄉校其謂之何紛而止齊弗可以制軍政乎
博而舉要弗可以馭萬里乎濟而守逸弗可以例後世
乎不疾而速焉無為而成焉古之卓異者耶而咏歌靡

聞敞等之恥也奚其可乃請于諸博士博士曰引以長其比於風矣復諗于鄉大夫大夫曰德惟功其晉於頌矣又徵之古作者作者之意既深且渥其式於雅之大矣僉曰可矣乃帥諸同志共裁為若干篇用備觀采聯而什之以告於前史官深深從二三子讀之曰稱哉乎情丈之間也夫仁而無術與忍同宮惠焉罔終賈怨一致是宜傳遂題之曰海邦怏覩以引

石門詩引

晉山深遠故奇秀不外見入山之人始知之若石門其一也石門在今平定州之東三十里南轉山石中斷若門林深土厚可耕可薪郗氏之别業在焉郗君文淵守壽春時寤寐兹地命畫史圖其勝凡十有六太宰白巖喬公題之曰石門村樂文淵致壽政還遂有其樂而山川之奇秀於是乎遇所知矣予再入晉寓平定久文淵以是請曰買田歸老此先人之志元深罔敢墜也顧有述東平公舉進士官給諫即以身殉國文淵一仕州郡

飄然高蹈皆不事表襮以求人知者玆山固肖之耶而石門之山川於是乎得所託矣樵歌牧唱巖花野鳥與夫四時之變態無窮人未必盡知而文淵之孝先早退世必有能知之知之者各抒言於其左

蓉塘詩話引

詩話文章家之一體莫盛於宋賢經術事本國體世風無載不但論詩而已下至俚俗歌謡星歷醫卜無所不録至其甚者雖嘲詬鬼怪淫褻鄙褻之事皆有蓋立言

有用以諱避陳託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若乃發幽隱昭鑒戒紀歲月頗有裨於正傳之闕失葢史家流也吾友姜南明叔方工進士業餘力及此書予在京師時嘗一讀之卷帙尚多八峯張國鎮之令海也捐俸刻之縣齋頗有詮擇其間明叔可謂博雅之士哉古稱文章止於潤身而學以經世為大是集所錄經世之端葢多矣八峯亟表揚之與善之心皆可謂無窮也書凡若干卷明叔別號蓉塘故以名集云

見月録小引

余性疎口且多言與人交輒得罪弘治甲子秋獲侍戴君子孝共載而北道路幾四千里始終幾五十日飲食卧起未嘗竟時舍去也而余之疎者不加密多言者不加黙子孝顧待余驩然若骨肉時加許可不知何以得此於子孝耶將子孝嗜憎之情與人異非邪明年春余待罪於朝子孝去卒業南雍別且半載餘未嘗一日忘吾子孝知巳之深也追憶河橋風雨殘鐙對坐恍然夢

寐想吾子孝無異此懐因録往時與子孝途中鄙作為一卷取柳子厚見月詩為名庶幾后日知已一劵云

思萱詩卷引

凡人之情託物而后喻者至情也昔屈原之作離騷也悲宗國悼故君其情可謂至矣顧其詞之所指品香草目佳禽抑又緩焉是故其詞愈緩其引類愈疎而其情愈至故不獨當時悲之千萬世而下聞其聲無有不悲者此思萱之所為作與萱草類不見於騷而見于詩釋

之者謂諼萱同音故命之以忘憂之草而後世遂託之於母其意若有頌禱焉者或曰婦人佩之宜男此或有母道云爾要之人子愛親之至情託物而后喻者新喻易君止恭六歲失母長而有知以思萱名堂又博求大夫士之能者咏歌其事浸成巨卷語有之曰覩其物則思其人況於不敢思其人而惟物之是思其情又當何如耶故推其意有合於騷而卷中諸作頓挫抑揚亦足附於騷之餘者不知讀是詩也有悲止恭如悲原者乎

姑序以引

儼山集卷三十六

儼山集卷三十七

明 陸深 撰

序一

送都閫王公北歸序

今天子神聖御寓逾一紀矣文恬武嬉四方無事在大江以南東至于海尤稱晏然若乃韜畧之務寔無所於用士大夫之抱負奇偉者咸無所於自見輒思引退若

不得雖以病免可也天子亦例可之於是浙江備倭都指揮僉事王公得以北歸公盧龍人也在卑濕柔脆之鄉常鬱衂無暇展布果若病然予來浙訪公於私門遂以病見而奇氣表然於離褷局蹐之間予甚疑焉公世受國恩凡疆場之事無論大小險易一切以身任之雖其子若孫尤當以繼志繩武為大非若予書生然起自白屋尚不得志則求賢者能者而讓之位潔身以去安往不可公宜難於去也予疑公固有待哉未兩月都閫

順菴鄔公一山李公以公歸期告且以贈言請予甚不滿於公之此去而又以不得如公之得去為高也乃為之言曰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有委質致身之義進退可易言哉是故知進而不知退者非也知退而不知進者亦非也當進而不知進者弱也不當退而必於退者非惰則有所利也進退可易言哉雖然能退者視不能退者則有間矣故曰難進而易退者古之節也古之人有文武才者不少而進退之際畧可考見馬伏波忠勇

出於天性建立焯焯至於請擊武陵五谿蠻則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冠忠愍出將入相決策澶淵之役可謂有大功於國矣卒之皆為姦人所擠徙以老不知退爾公之此行胡可少哉雖然此特禍福之小小者耳亦非所以論公也方今天下之患惟西北二方為甚強而北陲外諸蒙古部落尤稱四方然非朶顏三衛導之出入不為功盖三衛於我近在肘腋距京師不過三舍可慮也朶顏等衛入貢之途必出盧龍公自少有志於廓清習

知其情狀且逼邇京邑公歸輕裘緩帶逍遥塞上以觀其變萬一有警則朝驟符而夕登壇矣區區東南宜公之所不肯少留也於是順菴輩舉酒酌觴曰公之志端在此請書以為序

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齋朱公治河序

我國家定鼎于燕北塞南河其事惟大大抵塞上之事十七在人惟河之利害常有天數而人謀之事事者不能二三是故其事尤大天子每出大僚一人主之俾司

濟上凡山之東河之南兩畿濵河之地皆得以便宜行事任至重也是故常難其人嘉靖癸巳治河之憲臣闕吏部以浙江左布政使安齋朱公名上上特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涖其任既而塞上事嚴吏部復以朱公宜任宣府廵撫之事特名上請上若曰河事非朱其不可宣府之事可別疏名來上於是天下皆知朱公受知之深而相與頌君相之慎於用才也如此于時右布政使鈞陽党公請為贈深昔調官延平公適總閩憲得

備覩公文武之才經綸之具可以大受者有不得辭乃起而贊公之行以告于衆曰公舉甲戌進士選為監察御史出知鞏昌陟為按察副使于浙江即轉參政繼陞福建按察使復進浙江左布政使敭歷中外是可謂善天下之官矣癸未大覲吏部旌天下郡守之卓異者才三人公居最既而吏科薦天下之賢七人公以廉介與焉是可謂永天下之譽矣初廵河東鹾政大舉再按齊魯風裁振揚備兵温處一道肅靖及長藩臬吏畏民懷

是可謂具天下之才矣公自筮仕以及今遷廉潔自持一介不可以取與所至庖廚有終日蔬素者事必躬親雖井臼瀡瀡之微或至身為之嘗曰古人運甓果何為哉而又兢兢恭慎未嘗有疾言傲色是可謂有天下之德者矣夫履歷以練達聞望以感孚才以濟事而德以將才凡有一於此者皆足以大受而況公實兼之乎其於河事也何有雖然河事亦豈易易哉自河入中國為生民利害也久矣禹蹟之後與大運低昂實繫與衰治

亂之故盖自戰國諸人各圖規利始以城郭園田宫室井市之侈繁與河争而水勢始激為害至于今未平也凡治水工自上流乃克有濟今之汴泗徐沛皆下流也成功實難古河入海悉由東北順下之勢然也今日治河本為運道障之使南似從仰出故理逆而禍大此其大較也茍知讓斯須之利而不與争凡事講求其本源而不瑣瑣於末流之拘事得順適之理而因事以興利雖公相天下之業亦不外是而况於治河乎聊於是行

乎卜也公其往哉

送葉白石學諭令邵武序

貴溪葉君淳夫教上海且六年矣迺遷為令令邵武司訓伍君汝觀率諸生董繼寶輩來請為淳夫贈汝觀之言曰淳夫剛方磊落動與道義俱不設城府與人交若孤峭往往緩急之際氣力為多卒然犯之不校吾賢僚也諸生之言曰先生教人多方尤嚴於義利之辨生徒貧且病者至割俸賙之而束脩之修不修不問也其講

學則以致用爲實際而一掃高虛凌躐之弊其校藝則以德行爲首科而文詞爲下升堂侍坐之次能使諸生凛然戒懼雖聲色不一假借吾嚴師也予聞之曰是則然雖予亦豈無良友之思哉予憶少時往與計偕渡江道揚州覩同知葉公之爲政上下響應如古循良然乃心自語曰他日有官如葉揚州亦足矣又何必位通顯哉是時未知同知爲誰也予既待罪史官友人空同李公督學江西以註誤繫獄大書江西諸生之義而以貴

溪葉生為冠是時亦未知生為誰也輒扼腕歎曰安得若人與之相周旋哉會予自講筵調官同知延平便道攜家時邑中得新學諭偉如也即來慰予不甚作寒溫便語予曰先生當速就道予竦然異之因以論其世始知學諭為葉揚州之子而李空同所與共患難者即其人也心益異之予去延平不滿三月萬不如葉揚州督學山西得罪如李空同晉陽諸生候問者殊少益思吾淳夫之不可多得也家食歲餘與淳夫益相知厚再起

莅浙稍遷江藩淳夫之規誨予者日益至今還自江西肩滕未弛而淳夫去矣予又安得無言哉予行江西遠矣大抵多氣節之士往往類其山川而廣信在江西上游尤為佳麗故又多文章政事之才若吾淳夫其一也往時少師東湖費公在館閣每向予道信之丹山碧水宗伯石潭汪公少宰閒齋先生昆季又相與躋攀覽眺自負為乾坤奇秘口縷縷不能休夫三公皆當世偉人豈徒詡詑形勝如幽棲之士哉意必有人當之有之不

在吾淳夫乎淳夫之氣節著矣文章名世矣世所未必見者政事耳今將試手邵武吾知淳夫必能發山川之光彩以經綸宇内姑自一縣始無疑也邵武延平之右臂予知其風土朴厚溪山盤固昔文信公之所嘗開府也而與貴溪為近以吾淳夫之才為之其有不以政事名一世乎夫以氣節根柢乎文章以文章緣飾乎吏事吾見邵武之政日起矣異時天子有召考功奏最為天下第一必吾淳夫也或曰淳夫才宜大用邵武非所以

大淳夫也予應之曰此用人之人之深意又安知不以淳夫大邵武哉淳夫往矣於是汝觀諸君子僉曰是則然宜書為序

名藩至德詩序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皇帝親御奉天門降制勅一識以親親之寶若曰晉王天性純孝長而嗜學及居喪哀慕有芝草白鷴之祥撫按重臣來上其事兹特遣官褒奬且以風勵諸王尚益篤孝行以永終譽為宗室之

光成夾輔之美顧不偉與欽哉故諭於是大行人臣其當陛躬承馳傳續食以往封以芝檢襲以黄帕導以文馬呼傳道途行者皆俯伏頓首屏息以候傳于晉郊黄童白叟咸懽忻鼓舞偵伺所由來舉手加額曰天子之神明也我王之賢孝也及於國門則設大仗香燈旂亭官僚具服奉迎鮮耀登于王宫晉王衮冕執圭北面拜受惟謹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作為歌頌以侈一時之盛美于時前按察副使陸深適有事于晉與覩斯舉王以

左長史馬朋來致命曰敬哉汝宜有述深以罪辭王再命曰咈哉汝舊翰林也何罪之能辭深昨任事時辱殿下知奬慰勞至于再三且孝芝之作已嘗附名諸公後而翔鸞為異則又見於河中王等之奏特勤璽書事豈偶然乃拜手稽首而言曰詩不云乎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釋之者曰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古之諸侯今之親藩是已漢稱諸侯王今之藩王是已夫天子諸侯天下之大分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封國天下

之通制也天子親諸侯諸侯奉天子天下之定禮也若夫孝以法祖敬以修身天子諸侯一也天下之要道也安天下之大分遵天下之通制守天下之定禮明天下之要道於是動天地感神明致休徵孚臣庶昌宗藩輔治化耀當今播來裔此則晉王殿下之至德也於歌頌為宜深謹序之曰名藩至德以傳且承命也

虞山奏疏序

今山西按察使虞山先生姓陳氏深之鄉同年友也又

三十年矣中外進退大畧相似而廉介之操敢言之氣非深之所敢望也嘉靖壬辰深俟命于晉而先生至首出疏草示之皆先生為御史時所上也乃受而卒業焉分為二編凡論列者曰奏疏凡條處者曰奏議大抵使人便於誦法且以考言行也先生為御史餘二十載始自南入也當正德之初年再召而起也適武皇之末造及終制而來也際今上維新之朝時方多事有大舉措有大典禮先生居中居外無不言危辭與婉道並出施

行報罷者間有之嗚呼兹一代之時也乎使先生終卧不起則有不得言使先生遽化而去則有不及言豈天固遺之時耶將以舒露先生之蓄藏者而竒文法言往往亦在語云與時髙下豈不信哉宋制入臺有十旬不言事輒舉辱臺之罰深竊過之使時無可言固將强聒也故嘗謂臺諫之言事當論其大小不當論疏數當論其緩急不當論其早暮則是編也所謂大小所謂緩急所謂疏數所謂早暮咸可考見雖然先生豈有意於言

哉故又曰先生之告君也文少而事多氣平而詞暢世必有知言君子

送沈文忠左判德慶州序

予昔官翰林與有史事壬申之歲南封于淮軺車所過郡縣以數十計而以常山為之界其所見守令亦以數十計而以常山為之難蓋自京師而達也放洪逾河絶淮渡江汎湖衡潮亂流上瀨有帲㠠之限津梁之轄雖然陟降止於尋丈水陸之勞逸未分也惟至於常山則

舍舟就輿出塗泥之下而躋攀雲霄之間雖西北之塞棧東南之嶺嶂有雄且險者于此此豈非一界限也哉令常山者往而送來而迎奔走於水涯山巔或東不及西西不暇東往往令人傳呼告至與謝不及其汎汎然者猶煩館轂津遣而後已其地儉其民習勞而吝健于訟簿案繁夥易緣以姦令豈不以是難哉況君文忠適令於是予以鄉里又有場屋之好且舊矣乃得從容延訪以故且以觀其政文忠執手板指顧風生具於一談

之頃方謀作城鑿池安養斯民以丕變其習俗纚纚然可挈而整齊之不難也時方有饒源之警遣大將用兵百需咸具將於是途乎出予既下草萍趨饒州竣事頗得賊中情狀還至常山則見文忠具畚鍤興工徒塹山疏水次第畧舉行視其倉庫甚虛問其策但口胡盧以對予心偉其才之敏而竊憂其成之難或成之而怨歛也但告之曰饒源之釁賊雖就招恨撫禦非策將半載賊糧且盡必大作禍常山其衝乎屈指計之臘盡春初

其期也文忠勉之既為薦于同年王御史伯圻時適按常山云予既抱病歸卧于家賊復煽亂果如余料自開化直擣常山以有備而止既而文忠果以築城用鹽引税錢為當道文致罷令常山文忠訴其事於朝得昭雪之然猶坐微文當鐫一秩於是謫判徳慶州予曰此非文忠之罪盍再訴文忠曰令與判相去幾何地爾然吾正當以人重其官豈復藉官以重人乎昔人有言惠州豈在天上也予益賢之與之飲酒而送之喟然歎曰天

下事之難成也乆矣自全者因陋就簡以為國羞自任者胎禍媒謗以為身困盖自昔然矣若文忠者之所遭果孰為之哉而公道卒至於不泯聞之向來鍛鍊文忠者半在鬼録而文忠固無恙也文忠亦足以自恃而自慰矣安知德慶非文忠游刃之地耶州守張君汝隆亦予舊識才士方自開州得調文忠往頋相與以有成也

重刻百官箴序

我中丞新安潘公方塘撫蜀之明年重鋟百官箴於行

臺深適吏屬爰覯厥成公命序之按箴本衣箴醫人又用之以攻疾盖彌縫其闕失而剌之詩曰因以箴之是已百官有箴自漢始此則宋儒山屋許先生所為撰次也山屋名月卿理宗朝進士及第家婺源許村盖公之鄉人也深少側聞宋亡時南士有卧一車中五年不言者心甚偉之而未知即山屋也今讀其遺文又知講學於鶴山魏文靖公得朱子之傳新安為文公闕里則山屋固朱子之鄉人也平生著述甚多此箴或其集中之

一類耳箴凡四十有九而名之曰百其見於自敘者意義深遠視昔楊胡崔劉之文尤為忠朴經世大業悉聚此書其曰分殊理一其曰本末源流又曰閱天下之義理愈熟處天下之事曾愈精此皆朱子之學也且人品甚高往往譏切時宰故仕不大顯至於摛文命篇辨於體裁雖音韻字畫之間博考詳據真朱子之正嫡也不可亡傳顧其制盡宋官言多宋事特一代之書爾要之有合于今者則經筵翰苑御史史臣尚書六部太常大

理國監登聞覽厥名義殷鑒存焉京兆非今之天府乎守臣非今之郡縣乎發運轉運提點刑獄非今之布按乎茶馬市舶鹽鐵錢糧又皆今日之要司覲會通以槩於不可解之心雖百代傳可也此公翻刊之微意豈徒鄉人云乎哉惟公敭歷中外幾三十年百年之業無所不具又況遭時得君致位九列既非黍離麥秀之老可望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自幼得之朱子者尤精其所到未可量也雖然以鄉人師鄉人為近而深亦山屋

之鄉人也於是乎序

儼山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三十八

明 陸深 撰

序二

分寧周氏族譜後序

刑部尚書泉坡周公重修分寧族譜盖用歐蘇二家例以譜十有三世之可知者於是分寧之周氏蟬聯葉奕秩然可考既成又手分為内外二編内編以詳派系外

編則文獻存焉公嘗授予讀之使序諸其後按周本以國為姓所從來者逺矣其在于今則分寧之望族也昔孟氏有言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夫喬木歴數百年而後成干雲霄蔽日月蔚然百里之望可謂偉也已而不足以重故國者謂其為物也然則周氏之所為分寧重者寧非所謂有世臣耶今泉坡公謇諤當朝有伊傅之望歘歴中外幾四十年位至尚書典司刑獄天下倚以無寃自泉坡公而上則有來軒

先生其人風猷峻整文學深醇屢典藩臬入佐省臺贈官易名屹然一代之碩輔自來軒公而上則有南山先生其人器度閎偉才識敏達西邊北鎮樹大勲績晚受知於孝廟甚深没有僖敏之謚其他以科第奮庸德誼稱譽傳芳踵武世不乏人皆兹譜之光也非一代之世臣耶其於人國也重矣故曰有世臣之謂也豈徒分寧之望已哉兹譜可傳也慨自宗法廢而姓氏之學微自圖譜廢而述作之體雜是故高者過於文卑者局於質

文質得中如尚書斯作雖謂之良史亦可也此尚書所以有功於續譜此續譜所以有功於周氏此周氏之譜所以有功於分寧此分寧周氏之譜所以有功於世道也何則土膏沃者産豐宗支蕃者積厚是故有世家而後有世臣有世臣而後有世德若斯譜也抑亦可以觀德也已於是乎序

大臣祿養圖序

嘉靖十有八年七月吉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張公邦奇上疏言臣母沈就養京邸越兹六年今八十有八矣親生之子惟臣一人乞送還鄉如例則臣母子並荷皇上生成之恩而天下皆覩皇上仁孝之治辭甚懇切上意若曰侍郎學士予丞弼之儲也況東朝初建方有輔導之寄豈宜暫輟左右乃出御批答之曰大臣禄養壽母自古治朝恒有之所請不允命下之日朝士大夫相與慶之曰皇上之敬禮大臣而及其親也如此人臣之孝奉壽母而格其君也如此固一代之

盛事也於是侍郎入謝退以復於太夫人敬宣德音太夫人起望謝於庭肅拜如禮乃立侍郎於側舉手加額而語之曰聖恩厚矣吾老偶思鄉耳幸無他吾兒身為大臣宜視國如家吾有兒為大臣且視客舍亦如家心甚安焉於是侍郎下堂謝曰謹如教鄞之士大夫復相與慶之曰賢母之教其子而忘所懷也如此孝子之奉其親而移為忠也如此又吾一鄉盛事也用繪為圖遵聖諭題之曰大臣祿養以告于陸深請為太夫人壽深

視太夫人猶母也寔與侍郎同年交垂四十載聞太夫人之賢舊矣太夫人出鄞舊族歸于贈少宰府君相之道義至訓誨諸族人之言動與古聖賢合其教侍郎之方尤為遠大葢張氏之師保當世之女丈夫也昨歲深親拜太夫人於堂步履康健耳目聰明如壯歳人未甞不私為侍郎慶然於此重有慶焉雖慶以天下可也何則古之所謂大臣者必以身繫天下之重而具有祈天永命之業古之所謂禄養者雖畢備鍾鼎之物而恒享

於三從四德之賢故大臣有之然知己之主難逢也祿養有之然京朝之貴難得也壽母有之然賢德之風鮮聞也今太夫人以順厚之天和而夙成侍郎之器業以侍郎之德望而遇知於今上之聖明此風教之所由盛而雍熙之治可致也則太夫人一日之養固朝野一日之福百歲之養則亦朝野百歲之福也豈非天下之慶哉是歲之九月太夫人既留京師又膺改封之命翟冠鳳誥輝賁高堂適及稱觴之旦一時君臣母子之際敬

恭雍穆天保行葦之仁關雎麟趾之化無以過此雖古今同以為慶亦可也因併書為序

武寧縣志序

武寧為縣僻在萬山中當修江上游水泉灌溉之利峯巒岑鬱之美亦望縣也其俗朴野其民力本穀菽布縷之用流焉以資生為裕其地邊鄰省自寧州西來皆衝沙境也故流移易為受納喜於生事而盜賊因之其土著之人又皆負氣吝財顧其末也流於文勝而和厚之

風散矣亦勢也煩號難治司民牧者宜示之以禮節夫
禮必有讓節則寡求而武寧之淳實可還也昔在癸巳
甲午之歲予參政江藩嘗守其地過焉接見士夫問縣
之故而以志事為闕會予遷去無暇然每每往來於懷
也唐君世惠來知是縣禮聘學諭徐麟修成此志凡若
干卷提綱絹目煥然可述雖不入其地者一展卷間猶
武寧之在目中也可謂有功於此縣矣予既歸田世惠
椷來請序予讀之喜喜以成吾宿志也近世郡邑作志

甚多多附麗於史法而藝文為工大抵史以記往志以開來記往以存鑒戒開來者則經綸之業繫焉雖史家猶以作志為難此體例之辨而名實之際也致用有間矣是書簡質不失其故凡有事於武寧者可執此以為政矣世惠名牧自鴻臚遷為國監典簿予嘗教國子於世惠有契分且同鄉也因為之序

兩浙南關志序

南關今兩浙征榷竹木之所在杭城候潮門外故曰南

闕定制歲命工部主事一人領之設自成化間未志也志之者主事薛君尚遷也志成深適來視學而序之序曰征榷國計之大而亦天下之大利也計大寔煩利大近膩士大夫有避而不肯為有畏而不敢為者事至於不肯為與不敢為其弊可勝言哉此尚遷之所為志南關也志建始則永終之道得矣志關廠則體統之義明矣志宦紀則交代之際慎矣志人役則小大之分辨矣志事例則綱目之理該矣志課單則新故之跡詳矣志

淺船則資利之意深矣志條約則告諭之體嚴矣志因革則經權之宜審矣志事宜則變通之方廣矣志器用則愛養之心愽矣志藝彙則性情之用明矣以是理煩以是滌臓夫何弊之有凡此皆尚遷之志而此志之所為善也尚遷名僑潮名家舉癸未進士明於體用之學故雖小事不為潔已雖大事不為私已若斯志可以觀已

庸玉集序

終南山人王堯卿與予相得之知甚深頗恨相從之日猶淺也歲在辛未壬申之間遇於京當是時予為史官堯卿為諫官也堯卿鼇屋人每謂予之鼇屋多異人於是相約為物外之遊又約堯卿當過江南予當訪堯卿於鼇屋皆漫然語也不久堯卿棄官去已而堯卿果渡江予時在成均昨歲過鼇屋而堯卿之墓木拱矣追念今昔為之出涕堯卿才甚高當時頗疑堯卿少自遜避蓋有待也不意堯卿坐交游之累下詔獄就逮至南都

甫脱以死死時事余聞而悲之亦天下之人所同悲也堯卿之弟舜卿又與予有寮寀之誼今寓茂州以此編見寄將刻梓以傳嗚呼使不識堯卿者讀此亦將一字一涕況如予與堯卿者乎復抆涕為之序且手書之以報舜卿

唐詩絶句序

昔東萊呂成公著卧遊録以適物外之趣近時都太僕玄敬亦有玉壺冰之作予嘗欲題其書曰山林經云丁

酉之歲赴召出蜀下三峽道荆襄而北河山鉅麗之觀靡日不有時歌古詩以慰羇旅之懷因裁取若干首欲為一編若輔二書而行者亦猶經之詩也予少弱而病病益弱故每退焉思為葆藏之計今六十有一年矣竊念自先人祥禫營域之日以其餘力剏為精舍鑿池種柳栽花蒔竹當古淞江之上漸歷歲年蔚成林藪泉石亭館之勝徒往來于奔走之日爾萬一聖明憐而賜歸得有其適將命童子按聲習之以娱老景而消長日是

編也安知非予之鼓吹耶乃寓歸刻之儼山堂中

重刻杜詩序

自遷史班書而下杜詩韓文為世所流布宜無限也近時杜學盛行而刻杜者亦數家矣余所蓄千家註者於杜事為備閩付汪諒氏重翻之以與學杜者共誦其詩讀其書且以論其世也昔之君子稱詩人以來未有子美豈不信哉雖然杜詩出而唐祚衰矣何者淳厖朴厚之才審於體而知務弼成人國於肇基開業之會曁其

休養蓄息之已久然後士無所見往往悉其長於藝文而於當務之急顧有所畧積而至於弊且蠹焉此孔子所爲思先進也自周之季盖已然矣故曰文勝者實衰末茂者傷本知者慎焉若夫子美沈鬱頓挫之辭忠義激昂之氣或因於所遇而霖雨經綸之思唐虞稷契之志至於一飯而不忘後百世而習之猶足以追想其沖襟雅韻顧起而從之遊是其哀樂之所寓尤爲不遠於情性者此或詩人之所未講也工既成因爲之序卷帙

次第固無改於舊云

重刻唐音序

襄城楊伯謙審於聲律其選唐諸詩體裁辯而義例嚴可謂勒成一家矣惟李杜二作不在茲選昔人謂其有深意哉夫詩主於聲孔子之於四詩刪其不合於弦歌者猶十九也宋人宗義理而畧性情其於聲律尤為末義故一代之作每每不盡同於唐人至於宋晚而詩之弊遂極矣伯謙繼其後乃有斯集求方員於規矩槩丈

石以權衡可不謂有功者耶獨於初唐之詩無正音而所謂正音者晚唐之詩在焉又所謂遺響者則唐一代之詩咸在焉豈亦有深意哉旌德汪諒氏既刻杜集力復舉此予嘉其勤也復為之序

送右方伯劉南泉赴任山東序

南泉先生劉公以四川按察使遷為山東右布政使憲副沙谿龔公憲僉震軒蔡公輩相率屬深為贈深方居是官而無能理於其職其何以應諸公之求耶久之未

有以復也顧南泉一世之才也無官不宜蓋自丁丑舉
進士為戶部兵部兩郎署有聲出為河南開封兩大府
又有聲陟為參政憲使治行皆冠自此為卿為輔可矣
由臬而藩遷轉一階耳雖然吾不為南泉得是官而且
為是官得南泉也惟我國家稽古建官一遵周禮而於
布政使有左右之設蓋寄之以古方伯之任而若將為
周公召公之分治者亦可謂重矣今布政之職於六官
無所不統而司徒司空之務為先右布政於左布政之

職無所不問而司馬之清理爲專若兩手然故曰左右左右手具而人之一身理矣左右布政協工而一省理矣積一省之理而天下理矣其重有如此者大抵士君子貴於行道而轉遷之次實關氣運諸司之爲理則有大體存焉左右協恭體孰有大於是者而南泉固優爲之自此以理天下可矣今之山東即古齊魯之郊而周公太公之所爲治孔子孟氏之教出焉兹將舉周官之法度以行孔孟之仁義而有合於國家之治體非吾南

泉尚誰望哉吾故不為南泉得是官而且謂是官得南泉也況山東密邇帝都據有海岱之雄北盡遼陽其物産豐碩故其人富饒其土地廣衍故其人勇悍多知謀其險塞阻山帶谷故其人易動而好為冦盜詰兵請戎之務視他省為尤急故曰山東之理亂天下理亂之候也其關繫有如此者以南泉之才為之又當為諸省冠必矣此或當宁用人之深意而亦諸公寅協之忠告也深識南泉最早而知南泉最深於是乎有言㑹代者順

齋林公至乃請郵致之

送中書舍人潘君致仕序

正德十三年秋八月國子監監丞臣潘援上言臣援久司教事出入内外承國寵靈得表觀天下之英才有年矣顧禀賦素薄疾疢荐臻願乞骸骨歸上下其事吏部吏部稽援成蹟屢最議援抱冲退之節宜當奬拔之科儻俯從其請即有故事超轉官階以風示天下國子監風化之源而丞故重職也合處以文翰之地致其事還

奏上上是之擢中書舍人以去深自翰林出教國子與知其事時方求賢才與圖共理欲留之而勢有所不及也丞既罷束書數篋至不能歸深目覩其事時方寒沍留以俟春欲助之而力有所不能也明年二月朔戒行諸嘗與僚者咸作詩送之而請序于深援字匡善處之景寧人故鶴琴太守公之從子今太常少卿南屏先生之族弟前祭酒侍郎王甌濵先生之同年友也深聞匡善賢久矣求其人而不得見得見矣而不獲與之處處

矣而不得久以盡其平生之所相與願為者以為快若相避就然深於匡善其何以為情而又何説之能為哉雖然動静者天之時也險易者地之理也勞逸者人之事也出處者事之為也仕止者君子之道也匡善兹將馭動以静在險即易舍勞就逸既出而處壯而仕老而止仕以行道止以遂志久速消息一與道俱又焉往而不得哉身進而志屈跡遠而徑捷言合而行違者不亦甚弊弊矣乎視匡善何如也深又聞景寧佳山水有浮

丘仙之遺跡潘師正之隱居清泉喬松靈芝菖蒲茯苓琥珀仙草名藥之產足以引年而已疾者無算匡善採餌之餘舊痾盡脫逍遥之谷坐留鶴之亭詠諸父招鶴之詞續甌濱留鶴之賦北望南屏從容臺閣之峻以為門祚之榮三復塤篪之雅寄懷思於風雲霄漢之表時時栽冠博帶侈天子超擢之恩歸來之賜感宰輔知遇之殊念同時僚友之樂覽贈送之言或有門人弟子遠致起居之敬而考德問業邦人晚生者彬彬乎門墻

之下則匡善於世輕重又何如也深多病早衰未能歸
而敘匡善之歸也若是以為諸君引

儼山集卷三十八